

《人間觀察》

偏僻的岸邊，空蕩的草坪，一車的家當。他叫阿輝，是個無家者。

「阿伯！」

聽見我們的聲音，被窩裡慌忙地探出一顆頭來，摀下開關，一盞 LED 照亮了四周的寂靜，晚上 10 點多，阿輝見到我們便立馬清醒了過來。電燈連著貨車的電瓶，是他自己裝的，他把生活環境打理的很好，「門口」擺著兩張椅子、車上吊著一些裝飾和玩偶，車內散著大大小小的工具、衣被還有懸著的時鐘跟日曆。

「這裡有一些吃的，給你喔！」阿輝身形消瘦，皮膚黝黑，兩頰內凹，留著短髮，時間在他臉上走出歲月的痕跡。

微風細雨，1 月扒著低溫不放，但阿輝的道謝和笑容讓四周回暖了一些。這裡是他的家，在外久了早已不知道現在何年何月，但他清楚的記得「我是 2010 年來這邊的。」這片土地過去是公墓，在外環道旁，晚上四周無人亦無車，阿輝說他為了戒酒，遠離那些愛喝酒的朋友獨自搬到這兒來，沒想到，一待竟就過了 10 年。因為之前做過撿骨工作所以對於這片土地沒什麼忌諱，「人都會生老病死，沒什麼好怕的。」除了撿骨，他還做過水電、裝潢等五花八門的活「不是什麼都會，是為了生活為了錢，你必須什麼都要學，什麼都肯做。」誰不曾希望有個風光的過去，但黯淡的神情似是述說著，現在的生活更愜意些。

一旁的竹椅上，一盆不知名小塊木頭似的東西，引起了我們的注意，阿輝說那是中藥，放入水中煮開即可，男生女生都可以喝，如果排尿不順喝完就會慢慢好起來。偶爾會有人來找他，身體不舒服、扭到或是有東西壞了就會找阿輝幫忙修理。「有人走過去，風這樣吹，他很冷我就會說，這個（衣服）拿去啦拿去穿。有人需要幫忙，我就會盡量幫他們。」他又說「前面轉角處有一個奶奶，她沒有兄弟姊妹也沒孩子，自己住在一個沒水沒電的小屋，那是議員幫她找的，她這樣很可憐，可以請你們，給你們麻煩，有空能去看看她嗎？」阿輝很善良，跟即使只有一顆糖果也要分享給好友的孩子一樣，單純且善良。

晚上 11 點，氣溫隨著時間下降了幾度，但房車中吹出陣陣暖風。阿輝提議帶著我們去看奶奶，他從車裡爬起，跳了下來，從一旁牽出腳踏車，當他說他已經 80 好幾，看見這番流暢動作我們不免感嘆，阿輝年輕時練過武術所以身體很勇健，說著還對我們比劃了一兩招，他的手腕很靈活，打起拳來柔軟卻紮實，他的體力也很好，腳踏車騎起來比我們都還快。

騎著車，轉過彎，小巷裡，阿輝停在一間小房前，甚至稱不上房，只是兩棟透天中間的一個小空間裝上一扇門。阿輝在門前大聲喊著奶奶的名字，或只是呼喊，我們聽不出來阿輝叫奶奶什麼，也許那只是他們之間的暗號。正如阿輝說的，一個身穿碎花短裙，身

形消瘦的奶奶走了出來，她頂著花白的長髮，大腿甚至跟我的前臂差不多細，奶奶打了打阿輝的背，食指放在嘴唇前示意我們小點聲，生怕吵到兩旁的住戶。也許是看到奶奶，阿輝笑得很開心，大大的雙眼眯成一條直線，嘴角也裂到兩頰旁，擠出一道道皺紋，我們留了一些物資給奶奶，路燈稍稍照亮兩人的臉龐，憔悴之下多了些許動人，而他倆嘴裡，只有停不下的感謝。喜悅的情緒在我們與他們之間澎湃，原來，一份物資能帶來如此大的笑容。但同時也有一股說不出的什麼，從我們心底湧了上來。晚上 11 點半，告別兩人，阿輝沒有隨我們離去，而且留在奶奶身旁。也許他希望再多看看奶奶上揚的嘴角。這裡是我們的最後一站，還剩下一份物資，它掛在腳踏車把手上，等著下一個需要的人。

人生百態，在混濁裡還有好多和阿輝一樣的人，甚至比阿輝還要不幸，他們沒有固定的住所，沒有固定的三餐。躺在那的出了車禍，坐在那的家人吸毒，一癱一拐的父親家暴，喝得爛醉的靠酒精麻痺疼痛。轉運站、火車站盡是來往的人潮，沒有一絲目光為他們停留，用紙箱用雨傘砌起牆來，身影沒入背景，與牆融為一體。下一次來他們又會在這裡？往更溫暖的地方，往人更少的地方，沒有人知道，也沒有人在乎，也許到了凋零，也像是沒來過一般。

路過人間，你我亦是途經之人

「你還記得我嗎？」

「記得。」

也許，我們能留下的，只有記得與被記得。

還剩下一份物資，它掛在腳踏車把手上，等著下一個需要的人，希望它就這樣掛著，永遠的，掛著。